

新

齊

諧

新齊諧卷二

隨園戲編

張元妻

河南偃師縣鄉人張元妻薛氏歸寧母家返小叔迎之路過古墓樹木陰森薛氏將渡焉牽所乘驢與小叔使視之而挂所衣紅布裙于樹邊畢返裙失所在歸家與夫宿侵晨不起家人撞門入窗牖宛然而夫婦有身無首告之官不能理拘小叔訊之具道昨日失裙事迹至墓所墓旁有穴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窺之紅布裙帶在外卽其嫂物掘之兩首具在並無棺槨穴甚小僅容

一手官竟不能識也

蝴蝶怪

京師葉某與易州王曰相善王以七月七日爲六旬壽期葉騎驢往祝過房山天將暮矣一偉丈夫躍馬至問將何往葉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吾中表也吾將往祝盍同行乎葉大喜與之偕行丈夫屢蹕其背葉固讓前行僞許而仍落後葉疑爲盜屢回顧之時天已黑不甚辨其狀貌但見電光所燭丈夫擡首馬下以兩腳踏空而行一路雷與之俱丈夫口吐黑氣與雷相觸舌長丈餘色如硃砂葉大駭卒無奈何且隱忍之疾驅至王四

家王出與相見懽然置酒葉私問與路上丈夫何親曰
此吾中表張某也現居京師繩匠衢衢以鎔銀爲業葉
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見眼花耳酒畢葉就寢心悸不肯
與同宿丈夫固要之不得已請一蒼頭伴焉葉徹夜不
寐而蒼頭酣寢矣三鼓燈滅丈夫起坐復吐其舌一室
光明以鼻嗅葉之帳涎流不已伸兩手持蒼頭噉之骨
星星墜地葉素奉關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忽訇然
有鐘鼓聲關帝持巨刃排梁而下直擊此怪怪化一蚬
蝶大如車輪張翅拒刃盤旋片時又霹靂一震蝴蝶與
關神俱無所見葉昏暈仆地日午不起王四啟門視之

具道所以地有鮮血數斗床上失一張某與一蒼頭矣
所騎馬宛然在廐急遣人至繩匠衙衙踪跡張某張方
踞爐燒銀並無往易州祝壽之事

白二官

常州王姓者以幕遊爲業歲暮歸里慕張氏青山莊園
林之美襍被往遊遇白二官于園中素所狎戲旦也甚
喜遊畢同宿于園王神思恍惚不能成寢見白二官伸
頭吹燈燈離白所卧處二丈餘而白伸頭亦長二丈餘
吹燈而滅王大駭以被裹首而寢白至其床前揭被以
手上下量之所按處其冷如鐵王驚呼無人答應忽窗

面有一黑物猪臉毛爪從外跳入與白二官對搏甚寬
不知勝負俄而天明地上見鮮血一片死蟒一條急往
白二官家詢之二官得盡疾半年一旦而愈其疾愈之
時卽王姓遇白二官之時也

關東毛人以人爲餌

關東人許善根以掘人參爲業故事掘參者須黑夜往
掘許夜行勞倦宿沙上及醒其身爲一長人所抱身長
二丈許遍體紅毛以左手撫許之身又以許身摩擦其
毛如玩珠王者然每一摩擦則狂笑不止許自分將果
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類森森山積

置許石榻上取虎鹿進而奉之許喜出望外然不能食也長人俯而若有所思旣而點首若有所得敲石爲火汲水焚鍋爲烹熟而進之許大啖黎明長人復抱而出身挾五矢至絕壁之上縛許于高樹許復大駭疑將射已俄而羣虎聞生人氣盡出穴爭來搏許長人抽矢斃虎復解縛抱許曳死虎而返烹獻如故許始心悟長人養已以餌虎也如是月餘許無恙而長人竟以大肥許一日思家跪長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東方不已長人亦潛然復抱至採參處示以歸路并爲厯指產參地示相報意許從此富矣

平陽令

平陽令朱鐐性慘刻所宰邑別造厚柳巨楹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訊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數月曰看渠如何接客以臀血塗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逢同寅官必自詫曰見色不動非吾鐵面水心何能如此以俸滿遷山東別駕挈眷至在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曰樓中有怪歷年不啟朱素懷曰何害怪聞吾威名早當自退妻子苦勸不聽乃置妻子于別室已獨攜劍秉燭坐至三鼓有扣門進者白鬚絳冠

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入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
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公
少頃怪至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
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第至朱以劍
斫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嘴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
而隕朱喜自負急呼店主告之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
照橫屍滿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吾乃爲妖鬼
所弄乎一慟而絕

不餓翁

蔣生某往河南過鞏縣宿焉店家有西樓酒掃極淨蔣

變之以行李往店主笑曰公膽大否此樓不甚安蔣曰
椒山自有膽秉燭坐至夜深聞几下如竹桶泛水聲有
躍出者青衣皂冠長三寸許類世間差殺狀晚蔣許久
叱叱而退少頃數短人舁一官至旗幟車馬之類歷歷
如豆官烏紗冠危坐指蔣大言聲細如蜂蟻蔣無怖色
官愈怒小手拍地麾衆短人拘蔣衆短人牽鞋扯襪竟
不能動官嫌其無勇攘臂自起蔣以手撮之置于几上
細視之世所賣不倒翁也塊然僵仆一土偶耳其輿從
俯伏羅拜乞還其主蔣戲曰爾須以物贖應聲曰諾墻
文中踰墻有聲或四人輦一釵或二人扛一簪頃刻首

手不語
飾金帛之屬布散于地蔣取不倒翁擲與之復能舉動
如初然隊伍不復整矣奔竄而散天漸明店主大呼失
賊問之則樓上贖官之物皆三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姓以撐舟爲業舟過湖州橋下篙觸骨鐔落水
至家而妹病呼曰我湖州算命先生徐某在生時督撫
司道貴人誰不敬我汝何人敢投我骨于水女素不識
字病後能讀書喜爲人算命寫八字與之其推排悉合
世上五行之說亦不甚驗也周具牒訴于城隍女卧一
日甦曰見二青衣拘一鬼與我質于神前鬼跪訴毀骨

之事神曰其兄觸汝而責之于妹何畏強欺弱耶汝自稱能算命而不能自護其朽骨其算法不靈可知生前哄騙人財物不知多少矣笞二十押赴湖州女自此不復識字亦不能算命矣

鬼借力制凶人

俗傳凶人之終必有惡鬼以其力能相制也揚州唐氏妻某素悍妬妾婢死其手者無數亡何暴病口喃喃罵罵如平日撒潑狀鄰有徐元膂力絕人先一日昏暈鼾呼叫罵如與人角鬪者逾日如蘇或問故曰吾爲羣鬼所借用耳鬼奉閻羅命拘唐妻而唐妻力強羣鬼不能

制故來假吾力縛之吾與關三日昨被吾拉倒其足縛
交羣鬼吾才歸耳往視唐妻果氣絕而左足有青傷

馬盼盼

壽州刺史劉介石好扶乩牧秦州時請仙西廳一日乩
盤大動書盼盼二字又書有兩世緣三字劉大駭以爲
關盼盼也問兩世何緣曰事載西湖佳話劉書紙焚之
曰可得見面否曰在今晚果薄暮而病目定神昏妻妾
大駭圍坐守之燈上片時陰風颯然一女子容色絕世
遍身衣履甚華手執紅紗燈從戶外入向劉直撲劉全
汗如雨下心有悔意女子曰君怖我乎緣尙未劉故也

復從戶外出劉病稍差嗣後意有所動女子輒來劉一
日寓揚州天寧寺秋雨悶坐復思此女取乩焚紙乩盤
大書曰我韋馱佛也念汝爲妖孽所纏特來相救汝可
知天條否上帝最惡者以生人而好與鬼神交接其孽
在淫嗔以上汝嗣後速宜改悔毋得邀仙媚鬼自戕其
命劉悚然叩頭焚乩盤燒符紙自此妖絕數年後閩西
湖佳話泰州有宋時營妓馬盼盼墓在州署之左偏青
箱雜志載盼盼機巧能學東坡書法始悟現形之妖非
關盼盼也

滇編谷秀才半世女粧

蜀人諱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綿谷生諱六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爲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果長大入泮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卽死于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願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吾友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爲序其顛末

煉丹道士

楚中大宗伯張履昊好道子生歸寄居江寧不賦時操

朱提乙百六十萬有郎總兵者公門下士也薦朱道士
善黃白之術壽九百餘歲燒杏核成銀屢試若神道士
說公燒丹以白銀百萬煉丹一枚則長生可致公惑之
齋戒三日定坎離之位每一爐輒下銀五萬兩炭百擔
晝則公親監之夜則使人守之銀登時化爲水煉三月
費銀八十萬丹無消息公詰之道士曰滿百萬則丹成
成後含之不飢不寒可南可北隨意所之無不可到公
無奈何復與十餘萬然已覺其妄道士洩溺必遣人尾
之清晨道士洩于園尾者回顧忽失道士所在往視其
爐百萬俱空矣敢道士行李得書一封云公此種財皆

非義物也吾與公有宿緣特來取去爲公打點陰間贖罪費用日後自有效驗幸毋相怪家人覘道士者皆云每五萬銀下爐時屋上隱隱有雷聲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蓋其頭其搬運實無痕迹

葉老脫

有葉老脫者不知其由來科頭跣足冬夏一布袍手擊竹席而行常投雜揚旅店嫌客房嘈雜欲擇潔地店主指一室曰此最靜僻但有鬼不可宿葉曰無害徑自掃除攤竹席于地夜臥至三鼓門忽開見有婦人繫帛于項雙眸抉出懸兩頤下伸舌長數尺乍而來旁有無

頭鬼手提兩頭繼至尾其後者一鬼遍體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黃腫腹大于五石匏相詫曰此間有生人氣當共攫之羣作撲捕狀卒不得近葉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不得奈何黃胖者曰凡吾輩之所以能攝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蓋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離體故倉猝不易得羣鬼方徬徨四顧葉乃起坐席上以手自表曰我在此羣鬼驚悸齊跪地下葉一一訊之婦人指三鬼曰此死于水者此死于火者此盜殺人而被刑者我則縊死此室者也葉曰若輩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則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羅拜去迨

甕爲主人道其事嗣後此室宴然

蘇軾老飲疫神

杭州蘇軾老性滑稽善嘲人人惡之元旦畫疫神一紙
壓其門軾老晨出開門見而大笑迎疫神歸延之上座
與共飲酒而燒化之是年大疫四鄰病者爲祀疫神其
病人輒作神語曰我元旦受蘇軾老禮敬愧無以報欲
禳我者必請蘇君陪我我方去于是祀疫神者爭先請
蘇軾遂日奔忙困于酒食其家大小十餘口無一病者

劉刺史奇夢

陝西劉刺史介石補官江南寓蘇州虎邱夜二鼓夢乘

輕風歸陝未至鄉里路遇一鬼尾之長三尺許囚首喪面瘠醜可憎與劉對搏良久鬼敗劉挾鬼于腋下而趨將投之河路遇余姓者故鄰也謂曰城西有觀音廟何不挾此鬼訴于觀音以杜後患劉然其言挾鬼入廟廟門外韋馱金剛神皆怒目神鬼各舉所持兵器作擊鬼狀鬼亦悚懼觀音望見呼曰此陰府之鬼須押回陰府劉拜謝觀音曰金剛押解金剛跪辭語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觀音笑曰劉曰卽著汝押往陰府劉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陰府觀音曰易耳捧劉面呵氣者三卽遣出鬼俯伏無語相隨而行劉自念雖有觀音之命然陰

府未知在何處正徘徊間復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陰府
前路有竹筴覆地者是也劉望路北有笠如俗所用醬
缸篷狀以手起之窪然一井鬼見大喜躍而入劉隨之
冷不可耐每墜丈許必爲井所夾有溫氣自上而下則
又墜矣三墜後豁然有聲乃落于瓦上張目視之別有
天地白日麗空所墜之瓦上卽王者之殿角也聞殿中
羣神震怒大呼曰何處生人氣有金甲者擒劉至王前
王衣龍衣冕旒鬚白如銀上坐問爾生人胡爲至此劉
具道觀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捫其面仰天諦視之
曰面有紅光果然佛遣來問鬼安在曰在牆腳下王厲

聲曰惡鬼難留著押歸原處羣神又戟交集將鬼叉戟上投池池中毒虵怪鼃爭糲食之劉自念已到陰府何不一問前生事揖金甲神曰某願知前生事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歲時曾盜人賣兒銀八兩賣兒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孽天死今再世矣猶應爲誓以償前愆劉大驚曰作善可禳乎神曰視汝善何如耳語未畢殿中呼曰天符至矣速令劉某回陽母致洩漏陰司案件金甲神掖至王前劉復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陰界王持劍背吸氣者三遂葬身于井三變三次如前有溫氣自下而上身從井出至長安道

上復命于觀音廟晚陳陰府本末旁一童子嚙嚙不已
所陳語與劉同劉駭視之耳目口鼻儼然已之本身也
但縮小如嬰兒劉大驚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
劉呼曰此妖也觀音謂劉曰汝毋怖此汝魂也汝魂惡
而魄善故作事堅強而不甚遠徹今爲汝易之劉拜謝
童子不謝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獨不
于彼有傷乎觀音笑曰毋傷也奉金簪長尺許自劉之
左脇插入剔一腸出以腕繞之每繞尺許則童子身漸
縮小繞畢擲于梁上童子不復見矣觀音以掌撲案劉
悸而醒仍在蘇州枕席間脇下紅痕猶隱然在焉月餘

陝信至其鄰人余姓者亡矣此語介石親爲余言

趙李二生

廣東趙李二生讀書番禺山中端陽節日趙氏父母饋酒穀爲兩生慶節兩生同飲甚樂至二鼓聞叩門聲啟之亦書生也衣冠楚楚自云相離十里許慕兩生高義願來納交邀入坐言論風生先論舉業後及古文詞賦元元本本兩生自以爲弗及最後論及仙佛趙素不樂聞而李頗信之書生因力辨其有且曰欲見佛乎此頃刻事也李欣然欲試之書生取案几疊高五尺許身踞其上登時有旃檀之氣氤氳四至隨取身上絹帶作圈

謂二生曰從圈入卽佛地也可以見佛李信之旣篤見
圈中觀音韋馱香烟飄渺卽欲以頭入圈而趙望之則
獠牙青面吐舌丈餘者在圈中矣遂大呼家人共進李
如夢醒者雖掙脫而頸已有傷書生杳然不復可見兩
生家俱以此山有邪不可讀書各令還家明年李舉孝
廉曾試連捷出授廬江知縣卒以被劾自縊而亡

山東林秀才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
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而行并爲
公護駕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

必欲見我無怖而後可林許之遂跪于前喪面流血曰
某監城縣市布者也爲掖縣張某謀害以屍壓東城門
石磨盤之下公異日當宰掖縣故常侍公求爲申寃且
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畢不復見至期果舉
孝廉惟進士之期爽焉林嘆曰世間功名之事見亦有
不知者乎言未畢空中又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悞
報也公于某月日私通婦婦某幸不成胎無人知覺陰
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身修善逾二
科而成進士授官掖縣抵任進城見一石磨啟之果得
屍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于法

秦中墓道

秦中土地極厚有掘三五丈而未及泉者鳳翔以西其俗人死不卽葬多暴露之俟其血肉化盡然後葬埋否則有發凶之說屍未消化而葬者一得地氣三月之後遍體生毛白者號白凶黑者號黑凶便入人家爲孽劉刺史之鄰孫姓者掘溝得一石門開之隧道宛然陳設雞犬鼻尊皆瓦爲之中懸二棺旁列男女數人釘身于牆蓋古之爲殉者懼其仆故釘之也衣冠狀貌約畧可覩稍逼視之風起于穴悉化爲灰并骨如曰塵矣其釘猶在左右牆上不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

者有頭角四肢而無耳目疑皆古屍之所化也

夏侯惇墓

本朝松江提督張勇生時其父夢有金甲神自稱漢將軍夏侯氏入門隨卽生勇後封侯歸葬掘地得古碑隸書魏將軍夏侯惇墓字如碗大閱二千年而骨肉復歸其故處亦奇

塞外二事

雍正時定西大將軍紀成斌以失律誅在塞外頗爲崇後接任將軍查公轅下兵某白日仆地自稱紀大將軍索飲食衆皆羅拜代爲乞命幕客陳對軒豪士也直

前批其頰罵曰紀成斌爾征阿拉蒲坦臨陣退縮以王
法伏誅鬼若有靈尙宜自愧何敢泰爲厲鬼作屠沽兒
乞食狀耶罵畢其蹶然起不復語矣自後凡有疫癘
自稱紀大將軍者稱陳相公來了駭之無不立愈紀受
誅時家奴盡散一厨者收其尸亡何病死常附病者身
自稱厨神曰上帝憐我忠心羣主故命爲羣鬼長問紀
將軍何在曰上帝怒其失律使兵民受傷數萬爵爲疫
鬼受我驅遣我以主人故終不敢然我所言無不聽嗣
後塞外遇將軍爲祟先請陳相公如陳不來便呼厨神
紀亦去矣

關神斷獄

溧陽馬孝廉豐禾第時館于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惡素捶其妻妻饑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雞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率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難爲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環玦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爲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重輕耶汝竊

難不過失館某妻竊難立死刀下矣我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陞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旣封帝矣何級之陞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紫清烟語

蘇州楊大瓢諱賓者工書法年六十時病死而蘇曰天上書府喚我赴試耳近日玉帝製紫清烟語一部繕寫者少故召試諸善書人我未知中式否如中式則不能

復生矣越三日空中有鸞鶴之聲楊愀然曰吾不能學
王僧虔以禿筆自累致損其生瞑目而逝或問天府書
家姓名曰素靖一等第一人右軍一等第十人

顧堯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蘇州江雨峯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
試歸家病劇雨峯遍召名醫均有難色知余與薛徵君
一瓢交好強余作札邀之未至余與雨峯候于門病者
在室呼曰顧堯年來矣連稱顧叟請坐顧堯年者蘇市
布衣先以請平米價倡衆毆官爲蘇撫安公所誅者也
坐定語江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矣病亦無

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便去兩峯聞之急入房相慰
曰顧叟速去當卽祭叟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
于門我怖之不能去又惜曰薛先生到門矣其人良醫
也我當避之兩峯急出拉余讓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卽
告以故一瓢大笑曰鬼旣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
遂入房薛按脈余帚掃床前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
果如所報之名次

妖道乞魚

余姊夫王貢南居杭州之橫河橋晨出遇道士于門拱
手曰乞公一魚貢南嘆曰汝出家人喫素乃索魚肉耶

曰木魚也貢南拒之道士曰公吝于前必悔于後遂去
是夜聞落瓦聲旦視之瓦集于庭次夜衣服盡入廁溷
中貢南乞符于張有虔秀才家張曰我有二符其價一
賤一貴賤者張之可制之于旦夕貴者張之現神獲怪
貢南取賤者歸懸中堂是夜果安越三日又有老道士
形容古怪來叩門適貢南他適次子後文出見道士曰
汝家日前爲某道所苦其人卽我之弟子也汝索救于
行不如索救于我可囑汝父明日到西湖之冷泉亭大
呼鐵冠三聲我卽至矣否則符且爲鬼竊去貢南歸後
文告之貢南侵晨至冷泉亭大呼鐵冠數百聲杳無應

者適錢塘令王嘉會路過貢南擱輿口訴原委王疑其
痴大被詆辱是夜集家丁雄健者數人護守此符五更
晝然有聲符已不見旦視之几有巨人跡長尺許從此
每夜羣鬼畢集撞門擲碗貢南大駭以五十金重索符
于張氏懸後鬼果寂然一日王怒其長男後曾將杖之
後曾逃三日不歸余姊泣不已貢南親自尋求見後曾
徬徨于河將溺焉急拉上肩輿其重倍他日到家兩眼
瞪視語喃喃不可辨卧席上忽驚呼曰要審要審我卽
去貢南曰兒何去我當偕去後曾起具衣冠跪符下貢
南與俱貢南無所見後曾見一神上坐肩間三目金面

紅鬚旁跪者皆淋小丈夫神曰王某陽壽未終爾何得
以其有畏懼之心便惑之以死又曰爾等五方小吏不
受上清敕令乃爲妖道奴僕耶各謝罪神予杖三十鬼
啾啾乞哀視其髻作青泥色事畢以靴腳踢後曾如夢
之初醒汗浹于背嗣後家亦安寧

屍行訴冤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
爲某家送殮生徒盡行廟中無人君爲我看廟顧允之
爲閉廟門吹燈卧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顧喝問何
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顧之舊交已死十年之

人也顧大怖不肯開門外大呼曰爾無怖我有事托君若遲遲不開我既爲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顧不得已爲啟其鑰書然有聲如人墜地顧手忙眼顛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李某被奸婦毒死故托名沈定蘭求汝伸冤顧曰我非官府冤何能申鬼曰屍傷可驗問屍在何處曰燈至卽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匆遽間外扣門者人聲甚衆顧迎出則羣僧歸廟各有駭色曰正誦經送屍屍隱不見故各自罷歸顧告以故同舉火照屍有七竅流血者奄然在

地次日同報有司爲理其寃

沐陽洪氏獄

乾隆甲子余宰沐陽有淮安吳秀才者館于洪氏洪故
村民饒于財吳挈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饋
先生并其子妻獨居于室夜二更返妻被殺死刀擲牆
外卽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驗屍見婦人頸上三創粥
流喉外爲之慘然根究兇手無可踪跡洪家有奴洪安
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輕遂刑訊之初卽承
認旣而訴爲家主洪生某指使爲姦師母不遂故殺之
生卽吳之學徒也及訊洪生則又以奴曾被答故仇誣

耳獄未具余調江寧後任魏公廷會竟坐洪安以狀上
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確均釋之別緝正凶十二年來
未得也丙子六月余從弟鳳儀自沐陽來道有洪某者
係武生員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見夢于其妻曰某年月
日姦殺吳先生婦者我也漏網十餘載今被冤魂訴于
天明午雷來擊棺可速爲我遷棺避之其妻驚覺方議
引輓之事而棺前失火并骨爲灰燼矣其餘草屋木器
俱完好也余方愧身爲縣令婦冤不能雪又加刑于無
罪之人深爲作吏之累然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
其身而于其無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

鬼不靈何以尚存精爽于夢寐而又自惜其軀壳者何耶

雷公被紿

南豐徵士趙黎村言其祖某爲一鄉豪士明季亂時有匪類某武斷鄉曲慣爲糾錢作社之事窮氓苦之趙爲告官逐散其黨諸匪無所得積怨者衆趙有膂力羣匪不敢私報每天陰雷起則聚其妻孥具豚蹄禱曰何不擊惡人趙某耶一日趙方採花園中見尖嘴毛人從空而下響轟然有硫黃氣趙知雷公爲匪所紿手溺器擲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從未見公之擊虎而屢見

公之擊牛也欺善怕惡何至于此公能答我雖枉死不恨雷際不發聲怒目閃閃如有慚色又爲溺所污竟墜田中苦吼三日其羣匪惜曰吾累雷公吾累雷公爲設齋超度之始去

鬼冒名索祭

某侍衛好馳射逐兔東直門有翁蹲而汲水馬逸不止擠翁于井某大懼急奔歸家是夜卽見此翁排闥入罵云爾雖無心殺我然見我落井喚人救我尙有活理何乃忍心潛逃竟歸家耶某無以答翁卽毀器壞戶作祟不已舉家跪求爲設齋醮鬼曰無益也欲我安寧須刻

本爲王寫我姓名于上每日以豚蹄享我當作祖宗待
我方饒汝如其言崇爲之止自此過東直門必紆道而
避此井後扈從 聖駕當過東直門仍欲紆道走其總
管斥之曰夠 上問汝何在將何詞以對況青天白日
千步萬騎何畏鬼耶道不得已仍過井所則見老翁宛
然立於道旁前齊人罵曰我今日尋着汝矣汝前年馬
衝我而不救何忍心耶且置且設之某驚遽哀懇曰我
罪何辭但翁之在我家受辱數年曾面許寬我何以又
改前言乎夏怒曰吾未之許何需汝等我雖爲馬所衝失
腳落井後有過者聞我聲盡出井我出爾何得疑我爲

鬼某大駭卽拉翁同至其家共觀木主所書者非其姓名翁攘臂罵取木主擲之撒所供物于地舉家惶愕不解其故聞空中有聲大笑而去

鬼畏人拚命

介侍郎有族兄某強悍憎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擇其素號不祥者而居之過山東一旅店人言西廂有怪介大喜開戶直入坐至二鼓瓦墜于梁介罵曰若鬼耶須擇吾屋上所無者而擲焉吾方畏汝果墜一磨石介又罵曰若厲鬼耶須能碎吾之几吾方畏汝則墜一巨石碎几之半介大怒罵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畏汝

起立擲冠于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無聲怪亦永斷矣

天壳

渾天之說天地如鷄卵卵中之黃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黃白既分是開闢也人不能遊于卵壳之外則道家三十三天之說終屬渺茫秦中地厚往往崩裂全村皆陷有衝起黑水者有冒出烟火者有裂而仍合者惟所陷之人民家室從無再出土者亦不知何往矣順治三年武威地陷有董遇者學煉形之術能伏氣沉海中不死全家遭此劫九日後竟一身自地下起云初陷時沉沉然一日一夜墜至于泉其墜下之勢似飛非飛似

暈非暈頗爲順適猶與家人答問一至于泉則家口盡溺死董伏氣入水底千餘丈乃復乾燥覺四面純黃色已而漸明下視蒼蒼然有天在下細聽之人民鷄犬之聲因風而至我意此是天亮之外天也得落第二層天宮固佳卽落在人家瓦上豈不敬我爲天上人耶因極力將身掙墜爲罡風所勸兜捲空中終不得下俄而有古衣冠人長二丈餘叱曰此兩天分界處萬古神聖不破此關汝何人作此妄想速趨地未合時仍歸汝世界否則大地一合百萬丈汝能穿水不能穿土死矣語未畢忽金光萬道自遠而來熱不可耐古衣冠者撫其背

曰速行速行日輪至矣我且避去汝血肉之身不走將
熾爲飛灰董聞之悚然卽運氣騰身而上面目爲水土
所蝕黑如焦炭衣服肌膚粘結一片逾月始復人形自
稱劫外叟余按淮南子曰溫帶之下無血氣之倫日輪
所近卽溫帶矣

華賢爲神

康熙間從叔祖弓韜公爲西安同知求雨終南山山側
有古廟中塑美少年金貂龍裘服飾如漢公侯問道士
何神道士指爲孫策弓韜公以爲孫策橫行江東未嘗
至長安且以策才武當有英銳之氣而神狀妍媚如婦

女疑爲邪神會建修太白山龍王祠意欲毀廟拆其木
瓦移而用之是夕夢神召見曰余非孫郎乃漢大司馬
董聖卿也我爲王莽所害死甚慘上帝憐我無罪雖居
高位蒙盛寵而在朝未嘗害一士大夫故封我爲大郎
神管此方晴雨弓韜公知是董賢記賢傳中有美麗自
喜之語諦視不已神有不悅之色曰汝毋爲班固所欺
也固作哀皇帝本紀旣言帝病痿不能生子又安能幸
我耶此自相矛盾語也我當日君臣相得與帝全卧起
事實有之武帝時衛霍兩將軍亦有此寵不得以安陵
龍陽見比幸臣一星原應天象我亦何辭但二千年冤

案須卿爲我湔雪言未畢有二鬼獠牙藍面者牽一囚
至年已老頭禿而聲嘶手捧一卷書指之曰此莽賊
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貶入陰山受毒虵咀嚼久矣今
赦出押至我所司溷圀之事有小過輒以鐵鞭鞭之弓
韜公問囚手挾何書神笑曰此賊一生信周禮雖死猶
抱持不放受鐵鞭時猶以周禮護其背弓韜公就視之
果周禮也上有臣劉歆恭校等字不覺大笑遂醒次日
捐俸百金葺其廟祀以少牢又夢神來謝且曰蒙君修
廟甚感高義但無人配享我未免血食太孤我掾史朱
栩義士也曾收葬我尸爲葬所殺我感其恩奏上帝蔭

其子浮爲光武皇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韜公卽塑朱公像于董公側而兼塑一囚爲王莽狀跪階下嗣後祈晴雨無不立應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逆爲亂道路斷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晝夜遂迷失道採木葉草根食之晨行曠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潮江濤之聲三人懼登高邱望之見一黑牛身大於象蘭單而過草木爲之披靡暮無投宿所望前大樹下若有屋宇者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頸上三頭每

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人首問三人何來
俱以寔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飢乎三人拜謝
隨呼其妹爲客煮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
也視張圪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
兩弟慮不免于難張兄弟飯畢三頭丈夫折樹枝與之
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但此去所過廟宇
可住宿不可撞其鐘鼓須繫記之三人遂行次日入亂
山中有古廟可憩三人坐簷下烏鴉羣飛來啄其頂張
怒取石子擊之悞觸廟中鐘鏗然作聲兩夜叉跳出取
其兩弟擘而食之又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灘

然而至與兩夜久角闕移時夜久敗走張乃脫逃行數
十日始得歸里

水鬼帚

表弟張鴻業寓秦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廁漏下三鼓人
聲已絕月色大明張愛月憑欄聞水中淅然有聲一人
頭從水中出張疑此時安得有泅水者諦視之眉目無
有黑身僵立頸不能動如木偶然以石擲之仍入於水
次日午後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現形者水鬼也以此告
同寓人有米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時販米嘉興
過黃坭溝因淤泥太深故騎水牛而過行至半溝有黑

手出泥中拉其腳其人將腳縮上黑手卽拉牛腳牛不
得動客大駭呼路人共牽牛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
不勝痛盡力拔泥而起腹下有敝帶繫繫不解腥穢難
近以杖擊之聲啾啾然滴水皆黑血也衆人用刀截
帶下取柴火焚之臭經月才散自此黃泥溝不復溺人
矣米客有詩紀其事云本欲牽人誤扯牛何須懊悔哭
啾啾與君一把桑柴火暗處陰謀明處休

羅刹鳥

雍正間內城某爲子娶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門外新
娘登轎後騎從簇擁過一古墓有颼風從冢間出繞花

轎者數次飛沙眯目行人皆辟易移時方定頃之至壻
家轎停大廳上嬪者揭簾扶新娘出不料轎中復有一
新娘掀幃自出與先出者並肩立衆驚視之衣粧彩色
無一異者莫辨真偽扶入內室翁姑相顧而駭無可奈
何且行夫婦之禮凡參天祭祖謁見諸親俱令新郎中
立兩新人左右之新郎私念娶一得雙大喜過望夜闌
攜兩美同床僕婦侍女輩各歸寢室翁姑亦就枕忽聞
新婦房中慘叫披衣起童僕婦女輩排闥入則血淋漓
滿地新郎跌臥床外床上一新娘仰臥血泊中其一不
知何往張燈四照梁上棲一大鳥色灰黑而鈎喙巨爪

如雪衆喧呼奮擊短兵不及方議取弓矢長矛烏鼓翅
作礫礫聲目光如青燐奪門飛去新郎昏暈在地云並
坐移時正思解衣就枕忽左邊婦舉袖一揮兩目睛被
抉去矣痛劇而絕不知若何化鳥也再詢新婦云郎叫
絕時兒驚問所以渠已作怪鳥來啄兒目兒亦頓時昏
絕後療治數月俱無恙伉儷甚篤而兩盲比目可悲也
正黃旗張君廣基爲予述之如此相傳墟墓間太陰積
尸之氣久化爲羅刹鳥如灰鶴而大能變幻作崇好食
人眼亦藥叉脩羅薜荔類也

新齊諧卷三

隨園戲編

烈傑太子

湖州烏程縣前有廟神號烈傑太子相傳元末時有勇少年糾鄉兵起義與張士誠將戰死土人哀之爲立廟號烈傑者以其勇烈而能爲豪傑之意也乾隆四十二年邑人陳某燒香廟中桀邪自縊其兄名正中者剛正士也以爲廟乃神靈所棲不應居鬼崇往詢廟祝云今歲來進香者先有二人縊死矣正中大怒率家僮各持鋤械入廟毀其神像衆鄉人大駭嘈嘈然以爲得罪神

明將爲隣里禍遂投牒縣中控正中狂悖正中具訴原
委且云烈傑太子四字不見史傳又不見志書明係與
五通神鬼相同非正神也今正中已將神像折毀致犯
鄉鄰怒情願出資將廟修好另立關聖神像爲鄉鄰祈
福縣令某嘉其詞正批准允行銷案如是者兩月廟頗
平安忽孫姓家一女年已將笄染患邪病目斜肩豎自
稱烈傑太子被惡人折去神像棲身無所須與我酒食
等語其家進奉稍遲則此女自批其頰哀號痛苦女父
往正中家咎之正中次怒持桃枝徑往女家大呼而入
曰冤有頭債有主毀汝像者我也我在此汝不報仇而

欺人家小兒女索詐酒食何烈何傑直是無恥小人敢不速走女作驚懼聲曰紅臉惡人又來矣我去我去女登時蘇醒其父乃留正中住宿其家女遂平安正中偶然外出鬼祟如故于是正中與其父謀擇里中年少者嫁之自此怪絕而病亦愈

裴秀才

南昌裴秀才某夏日乘涼裸卧社公廟歸家大病其妻以爲得罪社公卽具酒食燒香紙爲秀才請罪病果愈妻命秀才往謝社公秀才怒反作牒呈燒向城隍廟告社公詐渠酒食憑勢爲妖燒十日後寂然秀才更怒又

燒催呈并責城隍神縱屬員貪贓難享血食是夜夢城隍廟牆上貼一批條云社公詐人酒食有玷官箴着革職裘某不敬鬼神多事好訟發新建縣責三十板秀才醒心懷狐疑以爲已乃南昌縣人縱有責罰不得在新建地方夢未必驗未幾天雨雷擊社公廟秀才心始憂之不敢出門月餘江西巡撫阿公方入廟行香爲仇人持斧斫額衆官齊集查拿凶人秀才以爲奇事急行觀探新建令見其神色詫異喝問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道一字身著長衫又無頂帶令怒當街責三十板畢始稱我是秀才且係裘司農本家令亦大悔爲薦豐城縣

掌教

摸龍阿太

杭州少宰姚公三辰以外科醫術世其家相傳少宰之祖半夜采藥歸過西溪醉墜于澗以手據石滑軟有涎旋即蠕蠕而動驚以爲蛇少頃負姚而上兩目如燈照見頭有鬚角委地上騰空去始知乃龍也姚兩手觸涎處香數月不散以之撮藥應手而愈子孫相傳呼爲摸龍阿太又號曰姚藍兒以其采藥持藍故也每愈人病不受謝故孫位至二品人以爲陰德之報

水仙殿

杭州學院臨考諸廩生會集明倫堂互保應試童生號
曰保結廩生程某在家侵晨起肅衣冠出門行二三里
仍還家閉戶坐嚅嚅若與人語家人怪之不敢問少頃
又出良久不歸明倫堂待保童生到其家問信家人愕
然方驚疑間有簪桶匠扶之而歸則衣服沾濕面上塗
抹青泥目瞪不語灌以薑汁塗以硃砂始作聲曰我初
出門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隨之而行其
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與我同遊水仙殿何如我遂拉
渠到家將隨身鑰匙繫腰全出湧金門到西湖邊見水
面宮殿金碧輝煌中有數美女艷粧歌舞黑衣人指向

余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與到明倫堂保童生
二事孰樂余曰此間樂遂挺身赴水忽見白頭翁在後
喝曰惡鬼迷人勿往勿往諦視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
與亡父互相歐擊亡父幾不勝矣適箍桶匠走來如有
熱風吹入水中者黑衣人迹水仙殿與亡父亦不見故
得回家家人厚謝箍桶匠兼問所以救之之故匠曰是
日也湧金門內楊姓家喚我箍桶行過西湖天氣炎熱
望見地上遺傘一柄欲往取之遮日至傘邊聞水中有
屑索聲方知有人陷水扶之使起而君家相公埋頭欲
沉堅持許久才得脫歸其妻曰人乃未死之鬼也鬼乃

已死之人也人不強鬼以爲人而鬼好強人以爲鬼何耶忽空中應聲曰我亦生員讀書者也書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等爲鬼者已欲溺而溺人己欲縊而縊人有何不可耶言畢大笑而去

火燒鹽船一案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姓設簿勸化一日早雨有婦人有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述其故並商何以登寫呂笑曰登簿何

爲趁此無人知覺三人派分似亦無害高曰善嚴以爲
非理急正之二人不聽嚴無奈何去高呂將銀對分及
工竣此事惟嚴一人知之越八年乙未高死丙申呂繼
亡嚴未嘗與人談及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
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告何事差
亦不知嚴與仝行到廟門外氣象嚴冷不復有平日算
命起課者在矣門內兩旁舊係居人此時所見盡是差
役班房過仙橋至二門見一帶枷囚叫曰嚴兄來耶祝
之高生也向嚴泣曰弟自乙未年辭世迄今四載受苦
總皆陽世罪譴眼前正在枷滿可以托生不料又因侵

三才圖會
蝕修廟銀一案發覺拘此審訊嚴曰此事已隔十數年何以忽然發覺想彼婦告發耶高曰非也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彼婦乃係善人同幾個行善鬼解來過堂城隍神戲問曰爾一生聞善即趨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費何耶婦曰鬼婦當年六月三十日送銀五十兩到公所係一嚴姓生員接去自覺此微小善冊上不肯留名故尊神有所未知神隨命瘳惡司細查原委不覺和盤托出因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來對質嚴問呂兄今在何處高嘆曰渠生前罪重已在無間獄中不止爲分銀一事也語未畢忽一差至曰

老爺陞座矣嚴與高等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至卽呂也城隍謂嚴曰善婦之銀可交汝手乎嚴一一從實訴明城隍謂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書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并高呂二生出廟過西門一路見有男着女衣者女穿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披羊狗皮者紛紛滿目耳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業滿可以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坐殿我們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立

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其罪尙小
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
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戶嚴
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卧
在床家人皆已掛孝曰相公已死三日矣因心頭未冷
故爾相守嚴將夢中事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一年八
月夜呂家失火樞果遭焚

年子

鹽城東北鄉草堰口小關營村民孫自成妻謝氏除夕
生子因名年子年十八挑雞入城半途有旋風一陣將

籠內雞盡吹出騰空飛去年子大驚從此回家卧病危
急中會其母將產舉家守生無人看護年子昏沉身隨
風蕩忽從朱門之內墮于溝丈深潭恰無痛楚只覺身
子短小不似平時兩目蔽澁難開耳中所聞仍似父母
聲音以爲夢中幻境安心待之其時孫見謝氏產兒安
穩偷暇趨視年子則已死矣不覺大哭年子驚醒不解
其故只聞母泣而數日生此血泡反將我成人長大的
年子死了悲號不已年子始知身已轉生恐母急壞遂
大聲曰我卽年子也年子未死謝聞小兒言語頓時驚
風數日而死孫憂小兒無乳哺以粥食三月生齒五月

能履取名再生今年十六矣此事鹽城令閻公云

狐撞鐘

陳公樹蓍任汀漳道時海上忽浮一鐘至大可容百石人以為瑞告之官遂于城西建高樓懸此鐘焉撞之聲聞十里外選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樓亡何海水屢嘯陳公以為金木相應海嘯者鐘聲所召也命知縣用印封閉此鐘并嚴諭李叟不許人再撞有美少年常來樓中與李閒談偶需食物之類往往憑空而至李知為狐仙忽起貪心跪曰君為仙人何不賜我銀物徒以酒食來耶少年曉之曰財有定數爾命窮薄不可得也得且

有災將生懊悔李固請不已少年笑而應曰諾少頃見
几上置大元寶一錠嗣後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
箱中一日邑宰路過聞撞鐘聲怒李守護不謹召而責
之笞十五板李無以自明歸視印封完好如故然業已
受笞悶悶而已未幾邑宰又過樓上鐘聲亂鳴遣役視
之並無一人邑宰悟曰樓上得毋有妖乎李無奈何具
以實告命取元寶視之卽其庫物也持歸復所鐘不復
鳴

土地神告狀

洞庭山棠里徐氏家世富饒起造花園不足于地東邊

有土地廟香火久廢私向寺僧買歸建造亭臺已年餘矣一日其妻韓氏方梳頭忽仆于地小婢扶之亦與俱仆少頃婢起取大椅置堂上扶韓氏南向坐大言曰我蘇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神差委來審汝家私買土地神廟事語畢婢跪啟太湖水神恭見又啟棠里巡欄神恭見韓氏一一首領之最後曰原告土地神來韓氏命徐家子弟取婢聽點名分東西班侍立有不聽命者持杖擊之喚買地人姓名卽其夫也問價若干中証何人口音絕非平素吳音乃燕趙間男子聲其夫驚駭伏地願退地基建還原廟韓氏素不識字忽索紙筆判云人

奪神地理原不應況土地神既老且貧露宿年餘殊爲
可憐屢控城隍未蒙准理不得已越訢都城隍廟汝既
有悔心許還廟宇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中証某某本
應治罪姑念所得無多罰演戲贖罪寺僧某于事未發
時業已身死可毋庸議判畢擲筆而卧少頃起立仍作
女音梳頭如故問其原委茫然不知其夫一一如所判
而行從此紫里土地神香火轉盛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湖有黑魚精作祟有許客舟過忽黑風一陣水立
數丈上有魚口如臼大向天吐浪許客死焉其子某誓

殺魚以報父仇貿易數年資頗豐詣龍虎山具盛禮請于天師時天師老矣謂許曰凡除怪斬妖全仗純氣真煞我老病且死不能爲汝用然感汝孝心我雖死囑吾子代治之已而天師果死小天師傳位一年許又往請小天師曰誠然父有遺命我不敢忘然此妖者黑魚也據鄱陽湖五百年神通甚大我雖有符呪法術亦必須有根氣仙官助我方成事篋中出小銅鏡付許曰汝持此照人凡一人而有三影者速來告我許如其言徧照江西皆一人一影密搜月餘忽照鄉村楊家童子有三影告天師天師遣人至鄉厚贈其父母詭言募神童

名請到府中試其所學童故貧家欣然而來天師供養
數日隨攜許及童子同往鄱陽湖建壇誦呪一日者衣
童子衮袍劍縛背上出其不意直投湖中衆人大駭其
父母號哭向天師索命天師笑曰無妨也俄而霹靂一
聲童子手提大黑魚頭立高浪之上天師遣人抱至舟
中衣不沾濕湖中水十里內皆成血色童子歸人爭問
所見童子曰我酣睡片時並無所苦但見金甲將軍提
魚頭放我手中抱我立水上而已其他我不知自此鄱
陽湖無黑魚之患或云童子者卽總漕楊清恪公也

鄱陽小神

江西新建縣張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天大風送親及昇
轎者一時迷惑將妹嫁其姊家將姊嫁其妹家成婚後
一日方知錯誤兩家父母以爲天緣亦各相安無異言
其小妹所嫁夫金某買貨過鄱陽湖舟中忽謂其火伴
曰我將作官卽日到任火伴咸笑之以爲戲語行又數
里金欣然曰胥役轎馬都來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畢
躍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見一男子昂然來立村前
曰我鄱陽小神也應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畢不
見村人遲疑未爲立廟已而頭痛發熱口稱小神爲祟
眾大駭糾錢立廟祀之凡有所求神應如響夫幾小神

又至日豈可神明而無妃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娘像
配我不可緩也村人如其言塑之全家聞水死之信撈
尸殯殮舉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脫衰滕換盛服敷脂抹
粉揚揚得意公姑怒責曰此非孀婦所宜曰我夫並未
死現在鄱陽外湖作官差胥役夫轎迎我上任都已在
外伺候我何爲不吉服耶言畢作上轎狀隨瞋目矣嗣
後鄱陽小神之名頗著遠近燒香者爭赴焉

囊囊

桐城南門外章雲土性好神佛偶過古廟見有雕木神
像頗尊嚴迎歸作家堂神奉祀甚虔夜夢有神如所奉

像曰我靈鈞法師也修煉有年蒙汝敬我以香火祀我
倘有所求可焚牒招我我卽于夢中相見章自此倍加
敬信鄰有女危怪所纏怪貌猙獰遍體蒙茸似毛非毛
每交媾則下體痛楚難忍女哀求見饒怪曰我非害汝
者不過愛汝姿色耳女曰某家女比我更美汝何不往
纏之而獨苦我乎怪曰某家女正氣我不敢犯女子怒
罵曰彼正氣徧我不正氣耶怪曰汝某月日燒香城隍
廟路有男子方走汝在轎簾中暗窺見其貌美心竊慕
之此得爲正氣乎女面赤不能答女母告章章爲求家
堂神是夜夢神曰此怪未知何物寬三日限當爲查辦

過期神果至曰怪名囊囊神通甚大非我自行剪除不可然鬼神力量終需恃人而行汝擇一除日備轎一乘夫四名快手四名繩索刀斧入物剪紙爲之悉陳于廳汝在傍喝曰上轎曰擡到女家更喝曰斬如此則怪除矣兩家如其言臨期扶紙轎者果覺重于平日至女家大喝斬字紙刀盤旋如風颯颯有聲一物擲墻而過女身霍然如釋重負家人追視之乃一蓑衣蟲長三尺許細郭千條如耀絲閃閃自腰斫爲三段燒之臭聞數里桐城人不解囊囊之名後考庶物異名疏方知蓑衣蟲

二名囊囊

兩神相歐

孝廉鍾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意
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慎毋置我棺中我有
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應亦未可知隨即氣絕而中
心尙溫妻如其言橫尸以待死三日後果蘇曰我死後
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太王者司
賞善罰惡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門思量具訴果到
一處宮殿巍巍中坐尊官我進見自陳姓名將生平修
善不報之事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神笑曰汝行善行
惡我所知也汝窮困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

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李者理也素者故也因求神
送至素王處一間神曰素王尊嚴非與我虛無人攔門
者我正有事要與素王商辦汝可隨行少頃聞呼騶聲
所從吏役皆整齊嚴肅行至半途見相隨有瀝血者曰
受冤未報有嚼齒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
者曰夫婦錯配最後有一人衣冕玉帶狀若帝王貌偉
然而衣履盡濕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穆公劉
積德累仁我祖父文武成康聖賢相繼何以一傳至我
而依劍南征無故爲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游靡長臂
多方曳我口起歸葬成周否則徒爲江魚所吞矣後雖

有齊侯小白借端一問亦不過虛應故事草草完結如此奇冤二千年來絕無報應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餘鬼聞之紛紛然俱有怒色鍾方悟世事不平者尙有許大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氣爲之平行少頃聞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來李王迎上各在輿中交談始而絮語繼而忿爭嘵嘵不可辨再後兩神下車揮拳相歐李漸不勝羣鬼從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勝李神怒云汝等從我上奏玉皇聽候處分隨卽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俱下雲中有霞帔而宮裝者二仙女相隨來手持金尊玉杯傳詔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無暇

聽些些小訟今賜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飲者
便直其事李神大喜自稱我量素佳踴躍持飲至三杯
便捧腹欲吐素神飲畢七杯尙無醉色仙女曰汝等勿
行且俟我復命後再行須臾又下頒玉帝詔云理不勝
數自古皆然觀此酒量汝等便該明曉要知世上凡一
切神鬼聖賢英雄才子時花美女珠玉錦繡名書法書
或得寵逢時或遭凶受劫素王掌管七分李王掌管三
分素王因量大故往往飲醉顛倒亂行我三十六天日
食星隕尙被素王抱持擅權我不能作主而況李王乎
然畢竟李王能飲三杯則人心天理美惡是非終有三

分公道直到萬古千秋綿綿不斷鍾某陽數雖絕而此
中消息非到世間曉諭一番則以後告狀者愈多故且
開恩增壽一紀放他還陽此後永不爲例鍾聽畢還魂
又十二年乃死常語人云李王貌清雅如世所塑文昌
神素王貌陋團團渾渾望去耳目口鼻不甚分明從者
諸人水陸相似于百人中亦頗有美秀可愛者其黨亦
不甚推尊也鍾本名護自此乃改名悟

賭錢神號迷龍

李某官縉雲令以賭博被奏然性好之不能一日離病
危時猶拍肘床上作呼盧聲其妻泣諫曰氣喘勞神何

昔如是李曰賭非一人所能我有朋類數人在牀前同擲骰盆汝等特未之見耳已而氣絕忽又蘇醒伸手向家人云速燒紙鏹替還賭錢妻問與何人決勝曰陰司賭神號稱迷龍其門下有賭鬼數千皆受驅使探人將托生時便請迷龍作一花押納入天靈蓋中此人一落母胎性便好賭雖嚴父賢妻萬不能救漢書公卿表以博揄失侯者十餘人可見此神從古有之或且一心貪賭有美食而讓他人食有美妻而讓他人眠皆迷龍作祟也但陰間賭法與世間不同其法聚十餘鬼同擲十三顆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勝羣鬼

以所畜紙鏤全行獻上迷龍高坐抽頭以致大富羣鬼
賭敗窮極便到陽間作瘟疫詐人酒食汝等此時燒紙
錢一萬可以放我生還家人信之如其言燒與之而李
竟瞑目長逝或曰渠又哄得賭本可以放心大擲故不
返也

羊骨怪

杭人李元珪館于沛縣韓公署中司書稟事偶有鄉親
回杭李托帶家信命館童調麪糊封信家童調盛碗中
李用畢以其餘置几上夜聞窸窣聲以爲鼠來偷食也
揭帳伺之見燈下一小羊高二寸許渾身白毛食糊盡

乃去李疑眼花次日特作糊待之夜間小羊又至因留
心細觀其去之所在到窗外樹下而沒次日告知主人
發掘樹下有朽羊骨一條骨竅內漿糊猶在取而燒之
此後怪絕

夜叉偷酒

直隸永平府灤州河下每年龍王造宮有黃白二龍從
古北口坂木運來每木百枝一夜叉管守之其木在水
中皆直立而行上挂一紅燈爲號關外販木商人每年
待龍發水然後依附運行偶失一枝龍怒遣夜叉尋取
風雨大作山石皆飛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叉偷

飲立盡懼其爲患爲伐一木置水中夜始平靜此石球
令鄭公首憐爲余言鄭灤州人

披麻煞

新安曹媪有孫登官定婚某氏將娶有日先期掃除樓
房待新娘居房與媪卧閣相去十步許曰向夕媪獨坐
樓下聞樓上履聲窸窣意是了鬟不之詰也久而聲漸
厲稍覺不類疑是偷兒疾趨而掩執之起推樓門門開
舉首見一人麻冠麻鞋手扶桐杖立梯上厠見媪至返
身退走媪素有膽不計其爲人爲鬼奮前相捉其人狂
奔新房有窓窳之聲如烟一縷而沒始悟爲鬼急下樓

欲以語人念明日婚期已屆捨此無從覓他室隱忍不言次夕新婦入門張燈設樂散後媼以前事在心不能成寐旦覘新婦則已靚妝坐床琴瑟之好甚篤媼意大安易宅之念漸差然終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婦獨登樓一日者婦欲登樓問其故以如廁對勸其秉燭以熟徑解食頃不下媼喚之不應遣小鬟持燈上樓亦不見婦媼大驚婢曰是或往厨下乎媼謂我坐梯次未見他下來無可奈何乃召婿告以失婦狀舉家大駭婢忽在樓呼曰媼在是衆亟視之則新婦團伏一小漆椅下四肢如有細縶之狀扶出自沫滿口氣息奄然以水漿灌之

逾時甫醒問之云遇一披麻人爲祟媼乃哭曰咎在我
因脩述前事且告以不言之故時夜漏將殘不能移坐
擁婦偃息在床壻秉燭坐雙鬟立左右至五更侍者睡
去壻亦勞倦稍一交睫覺燈前有披麻人破戶人直奔
床前以指掐婦頸三五下壻奔前救護披麻人聳身從
牕櫺中去疾于飛鳥呼婦不應持火視之氣已絕矣或
曰此選日家不良于術婚期犯披麻煞故也

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繡薄暮家人鋪蒲
席招涼女忽於座間顧影絮語衆怪其誕呵之乃大聲

曰唉我豈若女耶我爲某村某婦氣忿縊死多年欲得
替人故在此語畢大笑舉帶自勒其頸閤室盡驚取米
豈厭勝之不退乃哀求曰我女年年爲他人壓金線取
錢易米家貧可憐與汝素無冤幸相捨不然天師將至
我當往訴鬼懼曰嚇人嚇人雖然我不可以虛返當思
所以送我衆曰供香楮何如不應曰加斗酒隻鷄何如
乃有喜色且領之如其言女果醒未三日家人方相慶
女衣袖忽又翩舞憤語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肯
甘休仍須討替更作惡狀以帶套頸衆察其音不類前
鬼正驚疑間俄聞瓜棚下綽綽履響仍在女口叱曰鬼

婢冒我姓名來詐錢鏹屏沒煞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將
訟汝于城隍神又勞問女家勿怕此無賴鬼我在此他
不敢爲厲言畢其女頰暈紅潮狀若羞縮者食頃兩鬼
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舊臨鏡詢其事杳然如夢

老人李某海陽人薄暮自邑中還家覺腰纏重物解視
無有勉荷而歸時已月上家人聞叩屏聲走相問安老
人瞪目無言爲設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旣而取布幅
許懸梁間作縊狀曰余縊死鬼也今與汝翁作交代衆
驚詰以前因曰余爲李氏棲泊城中曾至某家崇其女
于瓜棚下因其家中哀求我亦念伊女婉弱是以捨去

別尋替代奔及城門有二大人司管甚嚴不敢走過以此日日受苦一言難盡衆家人曰城門大人既然攔阻汝今日何能復來乃嘻嘻笑曰此實大巧事今早鄉人以糞桶寄門側大人者惡其臭也兩相謂曰昨宵雨歇城頭山色當佳盍一憑眺乎遂約伴登山去矣余得乘間出城遇汝翁歸附他腰帶間蒙其負荷急於得生故仍欲相借重耳衆聞其言軟似可以情動者乃哀求曰翁年老墓木已拱你不忍於弱女寧獨甘心於禿翁如蒙哀憐當爲延名僧修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視其家

貧是以勿言今衆居士既能發大願力余又何求雖然
世人慣作哄鬼伎倆惟求居士勿忘此言衆唯唯鬼卽
作頂禮狀食頃老人已起索水漿飲矣翌日廣延僧衆
作七日道場瓜棚下從此清淨

介溪墳

嚴介溪爲其妻歐陽氏卜葬召門下風水客數十人囑
曰吾富貴已極尙何他望只望諸君擇地生子孫能再
如我者而甘心焉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來云某山有
穴塋之子孫貴壽與公相埒介溪命羣客視之一客獨
曰若葬此子孫雖貴但氣脈大遲恐在六七世後耳俱

以爲然介溪買成開穴中有古墳墓志摩視之卽嚴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駭急加封識然自此嚴氏大衰且籍沒矣此事嚴後裔名秉璉者所言

李半仙

甘肅參將李旋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與沈雲叔翰林全在占卦彭指一硯問之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沈將所掛手巾問之曰絹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正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烟管問之曰管有三截鑲合而成居官有三起三倒然否

曰然曰君此後爲人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烟管問何故
曰烟管是最勢利之物用得著他渾身火熱用不著他
頃刻冰冷其人大笑慚沮而去逾三年彭學差任滿回
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烟管問之曰君又放學
差矣問何故曰烟非吃得飽之物學院試差非做得富
之官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爲寒士吹噓將
必復任已而果然

李香君薦卷

吾友楊潮觀字宏度無錫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縣知
縣乾隆壬申鄉試楊爲同考官閱卷畢將發榜矣搜落

卷爲加批焉倦而假寐夢有女子年三十許淡粧面目
疎秀短身青紺裙烏巾束額如江南人儀態揭帳低語
以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萬留心相助楊驚醒告同
考官皆笑曰此噩夢也焉有榜將發而可以薦卷者乎
楊亦以爲然偶閱一落卷表聯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之
句蓋壬申二月表題卽謝開科事也楊大驚加意翻閱
表頗華贍五策尤詳明眞飽學者以時藝不甚佳故置
之孫山外楊旣感夢兆又難直告主司欲薦未薦方徘徊
間適正主試錢少司農東麓先生嫌進呈策通場未
得佳者命各房搜索楊喜卽以桂花香卷薦上錢公如

得至寶取中八十三名折卷填榜乃商邱老貢生侯元
標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來託者卽李香君楊自以
得見香君夸于人前以爲奇事

道士取葫蘆

秀水祝宣臣名維誥余戊午同年也其尊人某饒於財
一日有長髯道士叩門求見主人問法師何爲來曰我
有一友現住君家故來相訪祝曰此間並無道人誰爲
君友道士曰現在觀稼書房之第三間如不信煩主人
同往尋之祝與同往則書房挂呂純陽像道士指笑曰
此吾師兄也偷我葫蘆久不見還故我來索倩言畢伸

手向畫上作取狀呂仙亦笑以葫蘆擲還之主人視畫上果無葫蘆矣大驚問取葫蘆何用道士曰此間一府四縣夏間將有大疫雞犬不留我取葫蘆煉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買藥脩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藥數丸示主人芬芳撲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時我仍來汝家可設瓜果待我此間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動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與之道士束負腰間外疋布然不覺其重留藥十丸拱手別去祝舉家敬若神明早晚禮拜是年夏間無疫中秋無月且風雨交加道士亦

查不至

火焚人不當水死

涇縣葉某與人貿易安慶江行遇風同船十餘人半溺死矣獨葉墜水中見紅袍人抱而起之因以得免自以爲獲神人之助後必大貴亡何家居不戒於火竟燒死城隍殺鬼不許爲漕

台州朱始女已嫁矣夫外出爲業忽一日燈下見赤脚人披紅布袍貌醜惡來與褻狎且云娶汝爲妻婦力不能拒因之癡迷日漸黃瘦當怪未來時言笑如常來則有風肅然他人不見惟婦見之婦姊夫袁承棟素有拳

勇婦父母將女匿袁家數日怪不來月餘踪跡而至曰
汝來藏此處乎累我各處尋覓及訪知汝在此處我要
來又隔一橋橋神持棒打我我不能過昨日將身坐在
擔糞者周四桶中才能過來此後汝雖藏石櫃中吾能
取汝袁與婦商量持刀斫之婦指怪在西則西斫指怪
在東則東斫一日婦喜拍手曰斫中此怪額角矣果數
日不至已而布纏其額仍來爲祟袁發烏鎗擊之怪善
於閃躲屢擊不中一日婦又喜曰中怪臂矣果數日不
來已而布纏其臂又來入門罵曰汝如此無情吾將索
汝性命歐撞此婦滿身青腫哀號欲絕女父與袁連名

作狀焚城隍廟是夜女夢有青衣二人持牌喚婦聽審
且索差錢曰此場官司我包汝必勝可燒錫鏹二千謝
我你不嫌多陰間只算九七銀二十兩此項非我獨享
將替你爲鋪堂之用憑汝叔紹先一同分散他日可見
個分明紹先者朱家已死之族叔也如其言燒與之五
更女醒曰事已審明此怪是東埠頭轎夫名馬大坡隍
怒其生前作惡死尙如此用大杖打四十戴長枷在廟
前示衆從此婦果康健合家歡喜未三日又癡迷如前
口稱我是轎夫之妻張氏汝父汝姊夫將我夫告城隍
枷責害我忍饑獨宿我今日要爲夫報仇以手爪搥婦

眼眼幾瞎女父與承棟無奈何再焚一牒與城隍是夕女又夢鬼隸召往怪亦在焉城隍置所焚牒於案前瞋目厲聲曰夫妻一般凶惡可謂一床不出兩樣人矣非腰斬不可命兩隸縛鬼持刀截之分爲兩段有黑氣流出不見腸胃亦不見有血旁二隸請曰可准押往鴉鳴國爲響雪城隍不許曰此奴作鬼便害人若作響必又害鬼可揭滅惡氣以斷其根兩隸呼長鬚者二人各持大扇扇其尸頃刻化爲黑烟散盡不見囚其妻撼手足充發黑雲山羅刹神處充當苦差命原差送婦還陽女驚而醒從此朱婦安然仍回夫家生二子一女至今猶

存鬼所云擔糞周四者其隣也問之曰果然可疑我某
日擔空桶歸壓肩甚重